

论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和国家的影晌*

Impacts of Olympic Games on the Host Cities and Countries

任海**
REN Hai¹

摘要: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和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奥运会初创阶段,这种影响主要限于体育领域。随着二战以后冷战格局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营销机制的引入及近年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政治、经济和环境等维度也进入奥运会的影响领域。本文以悉尼2000年奥运会为案例,对上述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奥林匹克影响;主办城市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06)01-0004-03

Abstract: Olympic Games are a special mega-event with great impacts on various aspects of society in the host cities and countries. In the initiate stage of the Games the impacts were mainly confined in sport area, whil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have been added in their impacts due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after the World War II, marketing programs since the middle of 1980s, and the concern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Sydney 2000 Olympics are analyzed as a case study to demonstrate the above-mentioned impacts.

Key words: Olympic impact; host city

1 前言

奥运会不同于一般的体育比赛,是集体育、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种要素于一体的超级国际盛会,具有鲜明的多维性和综合性,奥运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其对举办者的挑战是全面的。因此,人们常说,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城市的成人礼,表明这个城市在各个方面的成熟。

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北京及中国会产生何种影响,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热烈讨论的话题。北京奥运会要取得预想的结果,就需要借鉴其他举办国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就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和国家的影响做一综合性的讨论,进而对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进行个案分析,以期对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提供借鉴。

2 奥运会对举办地的影响

回顾奥运会对举办地的影响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奥运会对举办地的影响经历了由单一到综合,由局部到整体的演变过程。概括起来分为体育、政治、经济和环境四大影响,这四大影响既是历时性的,使得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奥运会显示出不同的主导影响,它们又是共时性的,共同对近20年来的奥运会产

生综合性的影响。

2.1 体育影响

自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办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奥运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体育领域内,举办奥运会就是举办一项单纯的体育赛事。这也是在奥运会初具形态,还远未得到社会承认的历史时期的必然结果。此时,奥运会对举办国的影响主要在普及、促进现代体育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奥运会由于参加国家和地区较少,规模不大,涉及资源有限,对举办地社会其他方面影响较小。

2.2 政治影响

二战结束后,苏美两霸为首的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形成,奥运会也成为政治角逐的舞台。以1952年苏联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为标志,政治因素成为奥运会发展的主要动因。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奥运会与政治体制的较量、国家主权及声望交织在一起,出现大大小小的政治冲突。在这一时期,奥运会举办国的政治企图也日趋鲜明,将奥运会作为追求国家政治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均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意在向世界展示二战后重建的日本和德国的新形象。1988年汉城奥运会使处于国际社会边缘状态的韩国,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

* 收稿日期:2005-12-07

** 作者单位:1.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注,打破国际关系上的坚冰状态,成为韩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0 世纪末,冷战结束,但是奥运会的政治影响及举办国对奥运会的政治利用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只不过是其表现形式有了新的变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再是重点,代之而起的是对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关注。

2.3 经济影响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政治动因及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奥运会的规模急剧扩张,举办成本大大增加,但奥运会的组织者(国际奥委会和举办城市)尚未找到与这种规模的奥运会相适应的经济运作模式。举办国为了追求奥运会的政治影响,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经济成本,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和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留给举办城市的高额债务,一度使奥运会难以为继。这种状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转变。1984 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 23 届奥运会,成功地创造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模式,奥运会潜在的经济效益得到充分释放,其作为举办国经济发展和市政建设助推器的作用引人注目。于是在原有的体育和政治影响基础上,又迭加上经济影响。

2.4 环境影响

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驱动下,奥运会规模进一步膨胀。奥运会不仅使举办地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发生深刻的变化,形成对环境的巨大压力,而且留下绵延久远的后续影响,从而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导致相应的生态问题和后续发展问题。1991 年国际奥委会修改宪章,纳入环境保护的内容,并成立体育与环境专门委员会。自 1994 年挪威的利勒哈默冬奥会始,奥运会举办国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奥运会,采取措施,以求降低举办奥运会对环境和能源的负面影响。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是和谐,于是这一理念引发的不仅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而且囊括一切与和谐有关的问题,包括社会领域的问题,如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和谐、弱势群体的参与、大小国家的权利等。奥运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整合力量。

综上所述,奥运会具有多种潜能,可用于促进社会不同领域的发展,对举办国的影响是多维的,综合的。但是,举办奥运会并不能自然地给举办国带来其所预期的效果。举办者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往往根据自己的国情有所取舍或侧重,使得奥运会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就经济影响而言,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经济总量差别较大,使得亚特兰大奥运会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强度远小于悉尼奥运会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再如汉城和巴塞罗那将城市更新作为目标,而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在这方面的需要不大,因此这几届奥运会在更新市政建设方面的差异明显,当然这也影响到这些奥运会受益产业的类型。

3 对悉尼奥运会的个案分析

2000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第 27 届奥运会被认为是奥运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在体育、政治、经济和环境等诸方面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悉尼奥运会闭幕式上,萨马兰奇高度评价道:“这届奥运会尽善尽美,我高兴而自豪地宣布你们给世界推出一届最好的奥运会,感谢你,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的组织者十分自豪地说,他们在适宜的地点、适宜的时间,用适宜的方法,建造了一个适宜的舞台。

分析这届奥运会对东道主的影响,探讨其经验与教训对北

京奥运会的举办具有典型借鉴意义。

3.1 体育影响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管理体育的机构——体育运动委员会(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对奥运会的体育影响进行了调查。发现悉尼奥运会和残奥会使得本地居民对奥运会运动项目的兴趣及参与率有显著提高,这也间接地对健身和经济产生正面效益。人们观看电视的行为有较大变化,在悉尼奥运会后的一年中,居民对澳大利亚运动员在奥运会中取得好成绩的运动项目的收视率明显上升:如沙滩排球的收视率上升了 7%,水球、曲棍球和田径的收视率均上升了 3%^[1]。但是研究也表明,悉尼奥运会引发的这种体育热并不能持久^[2]。

3.2 政治影响

奥运会举办国对奥运会的政治利用一般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针对国家内部,举办国常以奥运会来强化民族认同感、增强社会凝聚力,从而消解或缓和内部矛盾。澳大利亚国内的民族冲突有深远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为外来移民与当地原住民的冲突。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筹办期间,原住民曾试图利用奥运会在国际上凸显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领袖帕金斯公开对政府进行威胁:如果和解程序得不到改善,土著居民将在奥运会期间纵火烧屋、放火烧车,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原住民的反奥运联盟也积极进行抗议活动,曾呼吁在奥运会开幕时,以静坐方式围堵主运动场入口,阻挠开幕典礼的举行。澳大利亚政府与原住民领袖进行了大量的磋商,希望在奥运会期间最好没有示威行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退而求其次希望他们的示威活动与奥运比赛“保持距离”,不要影响奥运比赛^[3]。

为消解和缓和冲突,悉尼奥运会组织者采取各种方式,特别是奥运圣火传递活动,来激发公众的民族认同感。悉尼奥运会火炬接力全程 2.7 万公里,有 1.1 万人参加,途经 1000 个村庄,85%的居民开车一小时即可看到火炬接力。阿拉巴那土著居民的长老凯文·巴萨克特率领 150 名支持者,从澳大利亚中部伊尔湖出发,步行 3000 多公里,在悉尼霍姆布什湾举行圣火点燃仪式,以此举促进土著居民与其他种族和平共处。开幕上圣火坛的点火手是最引人关注的具象征意义的人物,澳大利亚有许多国际级的体坛巨星,如泳将索普,但是悉尼十分策略地选择了原住民运动员弗里曼担任点火手,并在开幕式的演出大量使用原住民的文化素材,取得良好的政治效益。

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澳大利亚公众并不看好这届奥运会:58%的人认为奥运会后失业率会提高;31%的人预计消费水平会下降,60%的人认为会造成交通拥挤;58%的人表示在奥运会结束时自己会感到轻松愉快^[4]。然而,一个出色的火炬接力计划,改变了澳大利亚公众对奥运会的态度。圣火接力使公众建立起这样的观念,即这届奥运会不仅是悉尼,而且是全国的,是每一个社区的,由此增强了国民的认同感。

在对外方面,悉尼奥运会改善了澳大利亚在国际,特别是在亚洲的形象。长期以来,在亚洲一些国家认为澳大利亚重欧美,轻亚洲。1999 年,澳大利亚一马当先地率领外国部队进驻东帝汶维和时,就遭到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批评。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与马来西亚矛盾重重。悉尼奥运会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善^[5]。

3.3 经济影响

3.3.1 奥运营销

悉尼奥运会的营销十分成功。这届奥运会成功地销售了

电视转播权、赞助、营销许可证和门票,组委会从电视转播权出售中获 11 亿澳元,赞助 6.8 亿澳元、门票 6.16 亿澳元,远超过申办时的预计,出售率达 92.4% 超过亚特兰大的纪录 82.3%,创造了新纪录。营销许可证覆盖澳大利亚 2000 个零售点的 3000 多种商品,销售额超过 10 亿澳元,组委会从中获得税收 7000 万澳元。

3.3.2 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奥运会经济的辐射力按主办城市、主办城市周边地区及主办城市所在国家的顺序递减。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创造了 63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新南威尔士州 2000 年 GSP 的 2.8%,或澳大利亚 2000 年 GDP 的 1.0%,年均 GDP 效应约 0.08%。

悉尼奥运会使悉尼的城市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得到升级,奥运期间的电信运营不仅提高了本国电信供应商的国际知名度,而且通过城市光纤网络的扩展和升级创造了长期性利益。澳洲电信的千年网络包括 4800 公里的光缆,连接 105 个通讯站,多集中于悉尼中心商务区 and 西郊的奥林匹克公园。悉尼的交通设施也因奥运会而改善,这包括:投入 5 亿美元建设新的机场铁路连线,连接中心商务区和机场的东部公路,投资 3.5 亿美元扩建悉尼机场,投资 2.2 亿美元建设新停车场,拓宽人行道和进行街道美化。

悉尼奥运会另一项突出成绩是将霍姆布什湾的一片废弃的沼泽和制砖场改建为全市规模最大、服务最好的新居民社区。悉尼奥运会还创造了近 10 万个就业机会。

3.3.3 对相关产业发展的促进

在悉尼奥运会中受益较大的产业有建筑业、服务业、交通和通讯业、房地产、国内贸易业等,受益较小甚至受负面影响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农业和矿业。这反映了悉尼利用奥运会来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的举办意图、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特点及利用奥运会来促进旅游发展的举办目标。国际奥委会营销部主任佩恩(Michael Payne)说,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充分发掘奥运会观光潜力的奥运会举办国。据澳大利亚旅游委员会报道,在对 12 个国家的调查显示,有 10 个国家将澳大利亚列为第一、第二或第三个最理想的旅游国,在 11 万专程为奥运会而来的国际旅游者中有 88% 会成为回头客。

3.4 环境影响

悉尼奥运会的组织者第一次明确提出“绿色奥运”的理念,旨在推出一届人与环境共存的“绿色奥运会”,在其申办报告中列出环保的五大战略目标:节能、节水、减少垃圾、防止污染和保护自然环境。举办者向人们广泛宣传“环保人人有责”和“回收利用是第二资源”两个观念。组织者采取各种措施,如体育场馆和运动员村全部采用太阳能发电;客房内全部使用无氟冰箱、不安装空调,以免破坏臭氧层;污水经处理后循环再用;最大限度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所有奥运场馆都禁止吸烟。在环保方面取得出色成绩,如水的再循环利用创造国际纪录,节约用水每年 8.5 亿升,奥运会期间减少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 3 万吨,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社区,为正常能量消耗的一半,比亚特兰大节约用纸 1600 万张。

3.5 悉尼奥运会的教训

悉尼奥运会的教训主要是没有解决好奥运体育设施的会后利用这一老大难问题。

悉尼奥运会容纳 11 万人的主会场,1999 年开始投入使用,第一年亏损 2400 万澳元,第二年亏损 1100 万澳元,第三年依然如此。后改减至 8 万人坐席后依然无多大起色。

奥运会结束后,巨大的奥林匹克公园人迹稀少,当地媒体称之为大而无用的包袱。悉尼居民说,筹办和举办奥运会时,这里熙熙攘攘,而现在则成了一座鬼城(ghost city),人们不愿意到奥林匹克公园来,因为这里过于空寂。用于奥运会篮球和体操比赛的主体体育馆(SuperDome)有 2.1 万个座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室内馆。由于澳大利亚需要万人以上观众的活动很少,该馆从 1999 年运营以来就亏损,一年亏损约 500 万澳元。其他新建的奥运会场馆均出现此问题,如自行车、射击和网球场馆^[6]。悉尼奥运会结束两年后,当地媒体批评道,是由于奥运会筹办时期,没有妥善处理主会场及主体体育馆的会后利用问题,才使其赤字运作。2001 年 7 月 1 日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管理局(Sydney Olympic Park Authority, SOPA)成立,来重新设计和管理这一地区的使用。

4 结束语

奥运会对举办地具有多种潜在影响,从而为举办者提供了一定的选择空间,使之得以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确定该届奥运会的国家目标。于是各举办国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突出奥运会的某些功能,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历届奥运会的举办者都在奥运会的筹办中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经营能力。尽管奥运会四年一度循环往复,但绝不雷同。

由于举办奥运会涉及到从有形到无形的各类资源的巨大投入,涉及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形象的改变,这就使得举办者越来越立足长远,将视野延伸到奥运会后的发展。对一届奥运会成功与否的评价,从时间跨度不再局限于奥运会闭幕之时,评价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奥运会这一事件本身。

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要兼顾这届奥运会可能在体育、政治、经济和环境等方面带来的效益,但同时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确定举办这届奥运会的核心目标,做到全面准备,重点突出,处理好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重点目标与综合目标的关系,使这届奥运会对我国社会的促进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 [1] Jill Haynes, Socio - Economic Impact of the Sydney 2000 Olympic Games, <http://olympicstudies.uab.es/pdf/od013-eng.pdf>
- [2] Sweeney Sports Report 2000/2001: the 14th annual survey of sporting interes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ponsorship. Melbourne: Sweeney Sports, 2001.
- [3] <http://www.infomall.cn/cgi-bin/mallgate/20031222/>
<http://www.ycwb.com/history/gb/2000/06/01/ycty/gnty/2.html>
- [4] M. Moragas ed. The legacy of the Olympic Games 1984 - 2000, IOC, 2003, p. 15.
- [5] 姚文. 奥运会有望给澳带来外交“金牌”. 新华网, 2000. 09. 05.
- [6] M. Moragas ed. The legacy of the Olympic Games 1984 - 2000, IOC, 2003, p. 32, 119, 120.